

李一丹
著

红尘殇

HONG CHUN SHANG

海外借



团结出版社

红尘殇

李一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唇殇/李一丹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26-5237-8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7259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5mm×23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5237-8
定 价	45.00元



001 / 情殇

165 / 同居的日子

223 / 后记



引子

严格气急地推了严肃一把，不料被严肃揪着衣服带到了街中央。

纠缠中的两个人谁也没注意到身后疾驰而来的大卡车，只听得严谨大喊了一声：“小心哪……”

严肃被突如其来的一股力量推开滚躺在路边，没等他反应过来，严格和严谨就被卷进了车轮之下……

—

一场小型的告别演唱会，在学校的大礼堂如火如荼地进行，呐喊声、欢呼声、乐器声、嘈杂声汇聚成一片，台上的表演者卖力演出，台下的观众热情高涨。

严肃和严格夹在疯狂的粉丝中差点透不过气来，耳膜也快被周围的尖叫声震破。严肃抱着鲜花从人群中的缝隙逃脱，留下严格淡定地守住那一小方阵地和着音乐轻轻摆动着身体。

演唱会终于结束，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严谨被簇拥着从台上下来。严肃捧住鲜花试图冲到人群中去，却始终冲不破那道厚实的人墙，他只好扯着喉咙喊道：“严谨，我爱你，我特意买了束鲜花送给你庆祝你的告别演唱会圆满成功。”

有个披着长发画着浓妆的女生回过头用嫌弃的眼光看着他，“挤什么挤呀，就你想接触偶像啊，我们都想呢。”

严肃一阵诧异，“不是，我不是她粉丝，我是她哥，专门替她来捧场的。”

女生鄙夷地多看了他两眼，“你是她哥，我还是她姐呢。”

严格憋着劲笑。严肃回过头郁闷地看着他，“笑屁呀，去送花吧你。”说完将鲜花甩在严格手上，独自离开了大礼堂。

“酷帅，给我签个名吧。”“酷帅，我要跟你合张影。”“酷帅，这是我亲自给你画的肖像，我已经把它镶在相框里了，背面还附赠有我的照片哦。”“酷帅……”

严格来到后台，没想到眼前的景象比刚在台上的时候还要热烈，一大堆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着他们心中的偶像，害得严格想见自己的妹妹都只能对着那片黑压压的脑袋望头兴叹。他的脑海中突然有一种扔一颗炸弹把这堆人全炸散了的冲动。

他默默地退到墙角，掏出了手机。

四面八方传递过来的声音让严谨耳不暇接，好在裤兜的手机一直震动着她的大腿。挂完电话，她和贝斯手阿宽耳语了几句，乐队其他成员便很快聚拢成一圈，帮她应付起和粉丝互动的重任。她礼貌地和粉丝们告别着，说还有些事得先离开，希望他们谅解。粉丝们对于偶像匆匆地离去虽有些失落，但因为心中对她的崇爱，所以对于她乐队成员的周旋，他们也能表现得爱屋及乌，甚至把还没有来得及亲自交到偶像手中的礼物也托乐队的成员转交给她。

“红了啊，酷帅……”看见严谨一路小跑到学校门口，本来蹲着的严肃腾地站起身不悦地说道。

“你是有多不爽啊，有本事你也去台上露两手啊。”严格实在看不过严肃那怂样，忍不住打击道。

严肃反抗说：“嘿，我说你们俩当亲兄弟，把我挤兑成外人了是吧？”

严谨接过严格手中的花，两个人默契地相视一笑。

“说吧，今天准备去哪里庆祝？”严格提议着。

“还庆祝啊，我都不敢回去了。”严谨说出了心中的忐忑。

“哈哈，这会儿知道害怕啦？自动退学那会儿不是挺意气风发的吗？”

“那时候不是事情还没败露吗？”面对严肃的讥笑，严谨愠怒地回答。

“姑父姑妈知道你被签约的事了吗？”严格以为只要严谨的爸妈知道签约这件事后就能轻判她擅自退学的罪了。

“知道了，但是签约的事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惊喜，我妈说只要沾上娱

乐圈的边儿就是不务正业，我爸更绝，说要是没拿到大学毕业证去见他，就打瘸我的腿。”

“哇，这回姑父姑妈可是难得地统一站在一条战线上，啧啧，针对的那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然是姑妈一直都力挺的严家女将啊！”

对于一向在关键时刻都毫无建设性建议的严肃，严格和严谨在此时都已将他屏蔽。严格关心地问道：“那怎么办，想好对策了吗？”

严谨紧锁着眉头摇了摇头，两个人边想着法子边朝前走去。活脱脱一对儿萧郎萧娘。

严肃惊愕地看着他俩的背影——A pair of lovers. “噢，我说，你们能不能等等我啊！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嘛，好歹我也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

二

严肃喝下一大口可乐，涮着羊肉大快朵颐着，严格和严谨都静静地看着他。“吃饱喝足了，是不是该发挥下你的聪明才智了呢？”

严肃囫囵吞下一块肉，眨巴着眼睛嬉笑地说道：“正在想呢，再给我点时间……”

严谨把严肃涮的肉夹到他碗里，露出特别温柔甜美的笑容，严格接着又给他开了一罐冰可乐，用纸巾在罐口处来回擦了擦再放到他面前。二人的举动让严肃顿时受宠若惊，要知道，这两个人平时都是在外边摆出一副

桀骜不驯的酷劲儿啊，一个是自己开着画室专教有钱子弟在朗朗街已经打响名号的自由画家，另一个是自组乐队兼词曲创作只要在表演时就能Hold住全场的冷酷型的女歌手，这突的一下，两个人同时对他展示出温情的一面，让严肃本来就不坚硬的心都快被他们给融化了。“原来我也有幸福的时候，原来你们也会对我做出这么平凡又让人感动的举止，原来你们也可以化身为天使？”

严格打断他，“对你好纯属礼貌，你不需要这么感动，但如果你表现得不好，以后我们也会考虑经常性对你好的。”

呀？严肃睁大眼睛，难以相信。

“坑蒙拐骗你最在行了，口如舌簧也是你的专长，说唱逗笑纯属业余爱好，真正拉着人跳入你挖好的陷阱，才是你昧着良心的职业操守，总之说到你那真是天下无敌，无人能及。”

严肃半歪着脖子没想明白，反正他觉得严格这段话是有那么点挖苦他的意思。“我就是一个卖保险的业务员，能说会道那是我生存的本事，但是我本着不欺诈不欺骗不欺瞒不哄骗不愚弄……”

“行行行，打住。你秉承一颗替你亲爱的妹妹搞定她仁慈的父母的闪亮热心，来渡过眼下这个难关就行了。”严格郑重其事地嘱咐着。

“没问题。”严肃喝下一口可乐往桌上重重一放坚定地回答道。

“是不是已经有办法啦？”严谨期待地问。

严肃看着她浅浅一笑。“嗯，还没想好。”

严谨即刻瘫坐在椅子上。

“相信我啦，会想出办法来的，一定要想出一个让姑父姑妈对你不再追究的好的理由，所以时间方面当然会多一点点啦。”

“多久？”严谨双手趴在桌子上问道。

“这个，需要时间来做决定。”

“时间？”严谨有些弄不明白。

“就是……你知道的，我做业务也挺忙的，就看能不能抽点时间出来，然后再为你想想怎么……”

“抽出点时间？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我等不到你的结果，那我这餐饭不是白搭进去了吗？”

面对严谨的质问，严肃表现出为难。“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一个脑袋也不能当两个脑袋使啊！我在做我本职工作的时候，我当然就……”

“就什么呀，我现在可是生命攸关的时刻！”

“你现在知道小命重要了啊，有退学那念头的时候早就应该收手啊！”面对严谨的大声控诉，严肃比她更大声地回击道。

“给你一天的时间，明天还等不到你的决策，我们也就不指望你了。”严格站起身说道，“埋单”。

严格从钱包里掏出钱放到桌上揽着严谨的肩膀离去，剩下严肃呆呆地看着他俩的背影茫然失措。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放处，本欲将心待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

三

这都算什么事啊！凭什么那家伙捅出来的娄子让我给她擦屁股？为了这档子破事，我得死多少脑细胞啊！死格格，一边倒的假小子……你们鹑鲋情深，从来不顾我的感受……严肃抓着头发愤恨着。

杨雅兰敲着严肃半开着的门惊异地问道：“儿子，你没事吧？”

严肃拉着一张脸回答道：“亲爱的妈妈，您宝贝儿子很好，我没事，您歇着去吧。”

杨雅兰走到儿子身边关切地问道：“瞧你这受了委屈的模样，真没事？”

“哎呀，都跟您说了没事啦，您赶紧睡去吧，就是有天大的事您儿子我一觉睡醒了也能把它在肚子里消化得不留痕迹，明白吗？”严肃将妈妈推到门边。

“那好吧，工作上的事我也帮不上你，那你多注意身体早点休息，别弄到很晚了啊！”杨雅兰关心地叮嘱着。

“知道了，晚安。”严肃冲妈妈露出特腻人的笑容，把门给轻轻关上。一回到座位，他又恢复了抓耳挠腮的苦思表情。

“起床啦，替你准备了营养美味的早点，老地方等着你。”一大早接到严格的夺命 CALL，严肃抱着被子很不耐烦地翻了个身。他坐起来揉着乱蓬蓬的鸡窝头，很不情愿地下了床。

到了约定的地点，严格和严谨已经很轻松地在吃着早餐了。严肃放下

他的公文包跨在椅子上喝着浓浓的鲜豆浆。

严格品尝着卡布奇诺玩味地看着严肃，只见他大口塞进一个珍珠烧卖，落下的眼光正好碰上严谨问询的眼神。

“再给点时间行吗？”严肃吞下烧卖讨饶道。

“不行。”严肃想采取拖延术却遭到严格不由分说地拒绝。

“我这不是还没想好应对的方法嘛，你总不能赶鸭子上架吧？”

“少啰唆，你就靠你这张贫嘴贱舌吃饭的，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早多过你肠子里的粪便了，我现在只不过是给你润润肠，把你体内的大便智慧给激发出来……”

“噗！”严谨一口牛奶喷在了半空中。严格抱歉地说道：“不好意思，我不是有意要败坏你胃口的。”

“再通融一下有什么关系啦，反正……酷帅现在住你家，也很平安无事啊！”严肃说得理直气壮。

“不行，难道这辈子我真不回自己家啦，再怎么那个家里可是住着我这辈子唯一的亲爹亲娘呢。”严谨不满地说道。

“那也说不好啊，你现在就是离家出走的时间太短了，没准时间再长一点儿，你爹妈就在家坐不住了，绝对得满世界找你。”

“你说得倒轻巧，我可是跟人家白纸黑字签了约，就是想跑远点也跑不到哪儿去呀！”严谨回绝着严肃。

严格一只手搭着严肃的肩膀似笑非笑地说道：“要不，从今天开始你也住到我家去，看看叔和婶会不会满世界找你去？”

“犯不着啊，我又……没犯什么事，我跟我爸妈一向都相处得特别融洽。”严肃自豪地说道。

“那行，今天这事要办不成，你还真别想回去了，走吧。”

“去哪儿呀？”严肃被严格箍着肩头强行地往门外移。

“去你现在该去的地儿。”严格冷酷地回答他。

“噢，你不能这样对我呀，我已经约好了一个客户，现在差不多到该见面的点儿了。”严肃看着手腕上的表焦急地说道。

严格依然冷酷地回答道：“今天损失的我给你垫上了。”

“你说的啊……”严肃焦虑的表情瞬时转化为惊喜。

“噢噢噢，我包……”快到门口，严肃才想起他那出门必带的在客户面前必使的装满秘诀的必杀武器。

严谨单手提着他的包懒散地跟在他俩后头。

四

“去吧。”严格推了严肃一把，严肃回头望了望他俩，“去呀。”严格提高了嗓门。

“叮咚。”门铃一响，严肃斜挎着包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姑妈好。”门一打开，严肃就堆着笑容响亮地喊道。

“哟，这不是咱们家在全国人寿保险界有名的巧嘴吗？怎么，就你一人？”严丽珍站在门口似乎早猜到什么。

“呵呵，姑妈，您就别抬举我了，我真是受不起您这毫不掩饰的夸赞，我吧，今天就是来看看您。”

严丽珍也表现得特别干脆。“别了，说你来的真正目的吧？”

见严丽珍堵在门口没让进屋的意思，严肃转转眼珠扭头朝身后看了看。“噢，我这次来还带了两个朋友，您不会不欢迎吧？”

“欢迎，当然欢迎啦，你知道姑妈这人特别热情好客的，你那朋友在哪儿，我见见呗。”

严丽珍话一落音，严格首先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姑妈”严格甜甜地叫了一声。

“哟，格格大驾呀，那奴婢得给您请安了。”严丽珍说罢双手叠放在腰际装作卑微地半蹲着身子。

“免礼免礼，吾姑您快起身吧。”严格托住严丽珍的双臂忙扶着她起身。

“欢迎二位公子光临寒舍，快屋里请。”严丽珍立在门口跟奴婢上了身似的还在自演着。

严格和严肃进了屋，严丽珍立马就要关上门，严格急忙阻止道：“姑妈，还有一人没进屋呢。”

“谁这么大牌啊？久不现身的，故弄玄虚的人我不欢迎。”严丽珍故意朝门外大声说道。

“母后，是我，您的不孝儿。”严谨嗖的一下出现在妈妈面前。

严丽珍双手抱在胸前峻厉地说道：“知道回来了呀？在外面过不下去

了是吧？跟我斗，你还嫩着呢！”

严谨唯唯诺诺地应承着。

“本子呢？”严丽珍朝严谨伸出一只手。

“噢，学校说怕我弄丢，说是给我保管着呢。”

严丽珍即刻横眉冷眼地盯着严谨。“我跟你爸一天见不着你的毕业证，你就一天也别想进这屋，滚出去！”

“姑妈……姑妈……”眼看着严谨就要被扫地出门，严肃急忙拉住了严丽珍的胳膊，不停用眼神示意着严肃，严肃一副极不情愿的模样，严肃警告着他：你要是想今天毫无收获，你就这么待着。

严肃立即想到自己刚刚损失的一单业务，表演天赋即刻附身。“姑妈……姑妈……您千万不要这样啊，呜呜呜……”

严丽珍被严肃突如其来的哭腔惊得立在原地，严肃趁机靠在她的肩头，趁着严丽珍不注意连忙用手示意着严谨进屋，严肃忙拉了她将房门给关上了。

“哎，谁让你进屋的，你这不肖子，你赶紧给我滚出去！”严丽珍想要推开严肃，严肃却干脆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怎么了，你这孩子，刚才还好端端的呢，中邪了你！”严丽珍不满他的搅和，让严谨趁机进了屋。

“姑妈，您看，我弄湿了您的衣裳，您会不会打我骂我？”严肃可怜地说道。

“我干吗要打骂你啊？我疼你还来不及呢。”严丽珍真情实意地说道，

“再说了，不就是点鼻涕水嘛，洗洗干净就行了，你这孩子干吗问这么傻的问题啊？”

“我以为您会偏心，舍不得打骂自己的孩子，没想到你竟然可以狠心地把表妹赶出门，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怕您爱我多过爱她，毕竟她是个女孩子，需要得到父母更多的爱，不然，她的心里会感到特别失落的。”严肃柔弱地说道。

严丽珍严厉地看了一眼严谨，回头安慰着严肃。“姑妈对你们一向都一视同仁，我和你姑父还有你们自己的爸妈都爱你们，你们仨打小就不缺爱啊，偏偏就我们家那东西，我就是打小太溺爱她了，弄得她现在特不知天高地厚的，非得把我和她爸气死不可，你说，你们俩男孩子都中规中矩的，她一女孩，啊……”

说到气处，严丽珍上下打量女儿一身男孩子的装束，望着女儿剪着男孩子发型的脑袋，越发地肝火上升。“我不说别的，啊，就这上大学的事，还一年就大学毕业能拿着毕业证了，她倒好偷偷摸摸给办理了退学，你说有她这么闹腾的吗，她心里有父母吗，她把父母亲当回事了吗？我供她接受更好的教育是不是还有错了，她非得放下学业去追寻那什么破理想，理想是什么？就是一缥缈的臭屁，看不见摸不着的。拿着证踏踏实实找份工作不是很好的事吗……”

还没等严丽珍说完，严谨就辩驳道：“就算理想是一个臭屁，至少我喜欢那味我能闻得着，理想那东西跟屁是一个道理，来得快散得也快，我不想因为时间的拖延而失去自己的理想，所以我要抓住机遇，在它消失前

将那气味用我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所追寻的东西是我特别喜欢的，如果不去实现它的话，我这辈子都会留有遗憾。”

“你的意思是说你早就讨厌上大学了，那你不爱读书你早点跟我说啊，何必浪费我和你爸这些钱，要知道你这么不珍惜读书的机会，我和你爸早拿着这些钱去捐给山区读不起书的孩子了。”严丽珍已经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了，严谨怕太刺激到妈，也就闭口不再说话了。

严格扶着严丽珍坐到沙发上。“姑妈，您别生气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别再往坏的方面想了，或许帅帅以后真的会在音乐道路上走出属于她自己的一条路来，每个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会竭力去完成的，何况这个决定是她思量后选择要走的路，我想她会好好把握的，即使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人生没有十全十美，至少在帅帅的人生旅途中，她经历了她所决定的一切。”

严格肺腑的话语，让严丽珍听了释然不少，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呢？她也不是一定要把孩子管得死死的，什么都得听大人的安排，孩子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只是她担心的是孩子盲目的追求。

“姑妈，您先喝口水。”听着严丽珍略微嘶哑的声音，严肃倒了杯水给她润润喉，他担心她刚才那会儿嗓子用得过了头，再不喝点水怕是嘴里可以直接吐出黑烟了。“要我说，这事您真得看开点儿，谁家没个忤逆的孩子呢？”

仨人齐刷刷看向他。严肃忙解释：“不是，我是说，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叛逆的时候，虽然你们家孩子现在也不小了，我也只能说